



读《何以华夏》随感

武高寿

李琳之先生把有关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鉴别梳理,精细选择,加之哲学分析,合理想象,深入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连续出版了《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晚夏殷商八百年》三部大书,在学术界好评如潮。近来,他在前三部著作的基础上,大量引用考古成果与文献资料,又出版一部《何以华夏:从传说时代到西周》(研究出版社2023年11月第1版)。对这部著作,学界评价很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认为:“李琳之第一次把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重大历史问题提出,并且完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者以考古成果为核心资料构建上古史体系,开拓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全书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勾勒传说时代‘三皇五帝’之史,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初始阶段,恰好弥补了《史记》没有载述‘三皇’史的遗憾。可以说,本书与《史记》互为补充,互相参照。”

这样的评价,特别是其结语“可以说,本书与《史记》互为补充,互相参照”,够高的了。

有鉴于此,我对李琳之新书的意义无再多的评价。我只就其中的一个方法论作一点肯定性评论,同时对书中的一些提法提一些不同的意见。

他对自然环境决定论的反思引起我的关注,即有关自然环境对上古时代人类生活与社会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李琳之把敬天的八卦、占卜与祭祖的鼎器作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标志。从伏羲画卦作为全书的开头,每涉及一处考古时期,他总是会提到八卦、占卜与祭祖器皿。这里放下祭祖不提,只说敬天。天,实际就是大自然,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规律。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吃饭哲学”这一概念。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首要的实践活动就是解决吃饭问题的生产活动。越是远古时代,解决生存问题的生产活动越是依赖于自然环境。李琳之在《何以华夏》中,多次提到全球气候变化对上古时代人类迁徙、扩张、争斗、融合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原始人的迁徙,往往是因自然气候的变迁引起的,人类要追寻适宜生存环境的区域。作者在第一章的《迁徙和交流》一节中,叙述了自然气候

变化的影响力。书中说,距今8500年,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东亚大陆人居环境优良,原始先民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选择,由此,人类开始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第一次迁徙浪潮。地球在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后,曾在距今8200年、5200年和4200年,三次出现世界范围的气候突变。每次突变干冷气候都会持续数百年甚至更久,从而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极大影响。距今8200年时,在大西洋北部与北美洲、非洲、亚洲突然爆发了干旱和降温现象。中东地区的干旱竟然持续了200年之久,结果是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的农业部落纷纷废弃,但随之而来的暖湿期则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早期灌溉农业的发展。这次气候突变对中国各地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之地,原始先民不得不向异地迁徙,中原大地因此出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第一次的迁徙分流场景。之后的章节里每每涉及部落族群迁徙流动的论述,都要提到当时自然气候的变化。

从基础性或者根本性上来说,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常常以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为基础,因为不管什么水平的生产力始终离不开自然环境。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因素多条件相互作用的合力决定人类生存与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种因素的决定作用力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在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更要注重自然环境的作用。

另外,李琳之在书中列举了伏羲时代七大贡献之后总结说,伏羲最大的功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神秘符号——八卦,画出了阴阳八卦图。二是创立了龙文化。伏羲被中国人称为始祖,更被中国人称为龙祖。龙文化和八卦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和兼容并包的和合观。龙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高度哲学概括。

这里,李琳之只是提出了论断,而没有进行论证。对我他关于龙文化的评价有不同看法,就不展开说了。

这里,仅依据个别章节对李琳之的《何以华夏》作出简单评论,或有以偏概全之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参考。

2023年年底,韩浩月非虚构新作《燃烧的麦田》,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他“故乡三部曲”(《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之后又一本书写自己内心“双城记”的大书。

书中,他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表现了一位内心细腻敏感的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像,如作家张抗抗评价的那样:异乡与故乡、漂泊与归宿、焦灼与冷静、情感与理智、此岸与彼岸……它们相互撕扯,又无法分离,恰如一片成熟的麦田,广袤,金黄,在阳光下“燃烧”。

《燃烧的麦田》收录了作者2022年以来创作的21篇新作,“从候车室,到出生地,离家的人,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在夜归的路上看过星星,在拥挤的人潮守望麦田”。记忆与想象是《燃烧的麦田》的基本格调,有关地址与

灵的田野中彻底荒芜;《孤独的人》中的导演武大树,《深夜书店》里几个朋友在书架上“文学大师”们陪伴下饮酒;《书房里的猫》长得很秀气爱生气,会说“饿”和“爱”;《云端的房间》从自家的阳台写到梭罗的瓦尔登湖,读着读着就看见“时间变老”。

下辑为“带你回故乡”,《燃烧的麦田》中的三叔,《酗酒者和故乡》中的酗酒者,《突然的沉默了的空气》中的“我”,如同作家张翎评价,“每一篇似乎都可以拓展成一部长篇巨著”。韩浩月所有文章里的文字都是一如既往的简洁、干净、节制,情绪真实得令人不敢直视。作家梁鸿认为:“作者的语言朴素却又充满奇妙的诗性,如风吹麦浪般慰藉我们孤独的心灵。”

关于书名《燃烧的麦田》,韩浩月在自序中给予了解释,“人与麦子的关系,就如同发生了

读书笔记

麦子在故乡,我们在远方

张耀辉



时间的描写充盈其中,文字既有中年人对生活与社会的体会与思辨,也有属于年轻人永恒不变的理想主义情怀。

因为同样拥有一份家乡情缘,几年前我结识这位具有多种身份的写作人,作为他的文友和粉丝,我一直在各种平台上读他的作品,期刊、媒体、公号、微博、豆瓣等等,也因此对其中不少篇章眼熟,但展读油墨芳香的纸页,仿佛冬天近火,字里行间噼啪啪的声音,听见温暖的呼吸和心跳。

《燃烧的麦田》分上下两辑,上辑名为“陌生之地”,其中《宇宙小镇》,作者描绘了“搭积木一般”成就的宇宙小镇,最后“想起来,觉得那么遥远,就像他在外星球一样”;在《陌生之地》一文,他描述道,“必须要像老虎的胡须那样,让人在好奇的同时因为危险又不敢去触碰”,但他知道,那些属于年轻人才拥有的由青涩、孤独、逃避等构成的陌生之地,已经在他心

冲突的亲人一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燃烧的麦田便是一个人生命内部裂变的图腾,它意味着死亡与新生、驻守与远离、认命与挣扎等种种矛盾体的碰撞。”

张抗抗、张翎、梁鸿、汪兆骞、周大新、汪惠仁、鲍尔吉·原野、宋方金、曹可凡九位作家为《燃烧的麦田》撰写了推荐语,这本新著不仅让人看见“散文写作中把诸多矛盾、复杂甚至对立的东西统一在一起,且简洁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能力”(汪惠仁),也让读者惊喜于“他用这些细碎有趣的文字,搭造一个开阔、空旷的语文空间”(鲍尔吉·原野)。在我看来,文字背后站着的韩浩月是位义气、悲悯、幽默、倔强却又随和随性的中年汉子,真诚、热烈、才情横溢。

麦子在故乡,我们在远方。他如赤子,在远方,以写作铺就道路,以文字点燃星光,让被触动的神经元和记忆经历此起彼伏的燥热和波动后,平静抵达心中的城与乡。

新书架

《河山传》
贾平凹 著
作家出版社



《河山传》是贾平凹出版的第20部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安奋斗的历程,和罗山等企业家起落的经历。贾平凹以两个代表群体的命运来书写国家40多年的发展历程,生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是“一部地地道具有现代意识的、讲述中国变革时代经验和中国故事的小说。”

《橙黄橘绿半甜时》
季羡林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季羡林、史铁生、汪曾祺等17位文学大家的四时节令主题散文精品集,了解传统文化与生活美学的佳作。收录《荷塘月色》《故都的秋》《秋天的怀念》等40余篇华语散文经典作品,春茶、夏果、秋落、冬酿,作家笔尖的四季流转,亦构造着对乡土中国的诗意图象。那些美好的、悲叹的、浪漫的、让人会心一笑的故事,既关乎历史的震撼,也诉说生活的温情。

连载



54

李骏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农民们常常忍不住伸出手去抚摸它们潮湿光滑的头颈。我家曾有过一匹从部队退役下来的老骡子,它大概以前从未拉过车,往地里送粪时,每到路拐弯的地方,总是先站住转过方向,才继续往前拉,因

此把前脚蹭破又生了老茧,但它始终温和如老人。我曾经出神地盯着它硕大的脑袋和俊俏黑亮的大眼睛看,心中充满了敬畏。而当尚不及它的肚皮高的我伸出一枝绿叶去,它又亲切地垂下头来叮住它,用宽大的唇温柔地衔住,用整齐的大板牙噌噌地嚼。它感激地看着我,神色平静。我伸出手去,它就凑近来让我抚摸,送我一个又大又长的脑袋抱个满怀,带着浓浓的大牲口的汗息。

我们的伙伴中有一位的父亲是配种能手,因此我见过并无法讳言大牲口交配时的触目惊心。我们常常偷偷地趴在马房的墙头,看他双手端着大种马那湿淋淋的硕大物件准确地传送。他那个时候更像一个出色的修理工,对机器的零件和性能了如指掌,把握得游刃有余。而大种马则

凶相毕露、满口流涎,咬着母马的后脖颈盲目热情。配种能手的本领主要体现在对催情药物的配制和对大牲口做爱的节奏的掌握。对我们来说,假如看到的是马配马、驴配驴都见怪不怪,假如是马跟驴交配,则会生出莫名的感慨,忍不住大叫起来:骡子骡子!马跟驴配的结果的确要生骡子,这种性别不明的家伙常常被人用来互相辱骂。但假如忘记配种场,我们对高大的骡子同样还是敬重的。补充一点:我们那里把种马叫“儿马”,把种驴叫“吊驴”,而骡子的确是“阴阳同体”的怪物。

大牲口指的是耕地拉车的马和骡子。我不知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它们是否适用。小时候听见长辈们对不拉车的马和骡子直呼其名,感觉十分生分。

随笔